白坡湯稿

南澗

吐之同寫不勝憂嘆之至噫此罪人忍構凶謗之事浸犯不道之

況思之膽掉間者髮竪海島假息之切無人之其情王府拿鞫

白坡淂稿

靈川申獻求季文著

大殿誕辰陳賀百官進箋文 五月廿二日製 送于承文院

伏以鴻業奠泰磐之安萬年君子鳳曆屆華虹之節六月令辰福叶龜疇頌騰螭陛恭惟主上殿下以東方聖為南面君命用申而保天休誕拊千一會昌運垷横庚而御 寶位丕承五百年洪基屬 聖節載回於千秋犄遐祿益膺於萬壽伏念臣等躬逢盛際跡忝丹僚翠葆知旬時値唐殿之獻鏡丹葵向日誠切函堂之稱觥臣等無任瞻天仰 聖云云

孝靜皇后祔廟陳賀表咸豐皇帝尊爲太后同治元年追上徽祔廟

伏以騩御已邈僾宸誠於尊崇鴻號祇加修彝典於躋祔情禮既備愴忭惟均欽惟皇帝陛下聖化參三至行源百坤闈追萬乘之養先志克承豊祀媲三后之尊孝思不匱肆縟儀載舉於太室猗休先普被於家區伏念臣地近寅賓星若辰拱七廟觀德縱違奉璋之班百寶旅庭庶效執玉之禮

方物表

伏以拚璆冊於太寢既仰升祔之儀奉瑤函於明廷庸效晋賀之禮云云右件物等産慚荊璧品遜魯琛

徒循執壤之規敢伸獻曝之悃
伏以願有所必從既荷天監之恵儀及物惟享庸效
壤奠之忱云云右件物等製造匪精名般不腆畧伸
享上之禮庶監由中之誠
陳奏準清謝恩表 清儒鄭元慶所著廿一史畧編書我朝國系及聖祖事蹟猶用陳建之皇明通紀朱璘所撰明紀輯畧中誣謬譏之說是年春陳請刊正得準
伏以泛漢槎而籲感恩深于感釐鄭編而祛誣眷荷
準奏事光青簡榮動丹綸伏念臣職守編藩世沐優
渥郵頒國傳恭承雍正年聖教禁中曆書涤煩純皇
帝至德頌陳先誣中辨之懇特蒙稗史許刊之恩二

家之諷辭尚仍幾多小邦之隱痛一編之謬輯亟毀
重荷大朝之昭監從此有叙於彝倫寔亦無憾於幽
顯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極會正直辭闢詖邪表章六
經建天地而不悖臨照萬國與日月而合明遂令藐
忱亦蒙荃捺臣敢不攢手知感銘骨圖酬永戴皇靈
期弗替於屏翰益虔侯度庶无玷於簡書

孝靜皇后祔廟詔書順付謝恩表

伏以揚玉冊而升祔方切慶忭之忱降璽書而渙宣
特荷順付之惠曲為之地其仁如天伏念臣壤偏箕
東誠拱斗北涵雨露之休澤窃保三千里封壃依日

月之耿光式遵二百年正朔屬太室誕舉彝典而賤
价歸奉恩綸大慶有播脩之文冀宗使之降布小邦
省供頓之礬命陪臣而替須偏蒙眷恤之私曷任瞻
仰之悃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如春子諒自天中休察
隱燭微式闡丕冒之化柔遠能邇克軫懷綏之方遂
令鯷封亦被鴻濾臣敢不勉竭忠款祇服寵靈身處
馬韓縱阻輯瑞之列心懸象魏庶殫執壤之誠

賀謝方物移準謝恩表

伏以慶天休而旅庭仍效叩謝之禮留壤奠而藏府
遽荷償移之恩眷顧深隆衷情倍激伏念臣筐篚侯

度冠帶藩邦天地幈幪偏承字小之恵春秋玉帛敢
忽事大之誠不圖賤价聘覲之辰特承方物替準之
命荃褒曲軫於弊賦謂有遠輸之勞菲幣移充於正
供俾無荐饑之嘆雖聖眷若是至矣在臣情猶為缺
然玆盖伏遇皇帝陛下曆服嗣周朝覲帰夏懋盛徳
而核上盖下雨露均覃推至仁而漸東被西日月丕
冒遂推鴻渥丕及荒陬臣敢不銘鏤微衷涵泳休澤
叨守鰈域栽效獻芹之誠心結龍樓深切傾葵之願

陳奏方物移準謝恩表

伏以齎菲忱而冒瀆史卞遺訛蠲薄幣而儹移恩替

常貢眷由體下感結心中伏念臣叨守舊封厚沐新
化漸海訖敎久仰偃草之風覩國利賓徒切傾葵之
悃不料史誣刊正之日仍行聘致移準之恩軫遠方
包匭之勞藏之以待替嗣歲執壤之典奠受斯如新寔
洊眷遇之尋常何能報效於萬一茲蓋伏遇皇帝陛
下丕承鴻業普被龍光御區宇而率賓南琛西賮接
輿圖而挈貢小珙大球遂推懐綏之衷曲垂字恤之
惠臣敢不河海知感消埃圖酬周邦屛翰幾效恪謹
之忱夏庭玉帛益修聘頫覲之禮

使臣加賞謝恩表

伏以威顔不違咫尺粗述職於東維恩數逈出尋常
優加賚於下价多受賜也與有榮焉伏念臣誠懸楓
宸迹但槿域皇靈遠暨賜履自我先君侯度恪修奉
幣用供永命頃當陪臣之入覲猥蒙恩賞之加隆外
館之稍餼厚頒既飽聖德內府之珍絲增賜偏被寵
光是何聖眷之特紆殆若徽躬之親受茲蓋伏遇皇
帝陛下業纘熙洽治懋柔能厚往薄來會梯航於萬
國遠懷邇悅囿帡幪於八埏遂令褊隅亦霑曠典臣
敢不仰戴洪造俯竭愚衷天地無覆載之私幾頌一
視之惠江漢有朝宗之路益切萬折之誠

大殿冬至賀箋 玉堂

伏以天覆地載日所照漸教訖聲冬至陽生春又来
履長踐福喜添宮線賀騰庭紳恭惟 主上殿下以
有為姿嗣無疆曆億兆民已願戴若辰居環拱衆星
五百年必有興當午會文明一運茲當子雷之節益
膺申天之休伏念臣等職忝掌麻忱切傾藿鳳池之
恩波共沐幾多覲耿之榮龍樓之瑞色爭瞻膚敷呼
嵩之悃云云

翼宗大王追上尊號 大王大妃殿加上尊號

百官陳賀箋文

伏以法堯舜法祖宗儀　孝思於紹述君　烈考君
文母颺顯號於追加大德必名我家宜禮恭惟　主
上殿下休膺天命聖至人倫　考廟追駿惠之思纉
洪業於萬歲　慈殿奉燕喜之樂慶寶齡於六旬肆
隆禮載擧於元正而　聖孝光光於永世伏念臣等
誠深歡忭才愧贊襄拚瑤牒而周旋縱乏摸天日之
響趍玉陛而晋賀粗效祝岡陵之忱
伏以　盛烈追颺於　宗宮圭瓚升苾　慈德加隆
於長樂琬琰賁輝吉慶荐臻懽欣交切恭惟　孝裕
獻聖宣敬正仁慈惠弘德純化文光元成大王大妃

殿下思齊太任有宋女堯贊我前寧人惟休一國安
泰盤之措在今後嗣王厥命萬品承坤元之資迨茲
六旬膺寶曆之辰爰有元春進瑤冊之舉伏念臣等
厚沐陰化忝厠朝端玉瓚黃流自切盛德之不忘銀
繩琱檢惟願遐壽之彌長
伏以頌駿烈之追闡彝典丕彰喜鴻號之加隆慈
壽永享禮則然矣慶莫大焉恭惟 明憲淑敬睿仁
正穆弘聖章純王大妃殿下吉叶黃裳德著彤管贊
憲廟肯搆之業承毖祀於 宗祊值 王母受介之
辰奉愉歡於 長樂追寶曆載屆於是歲伊縟儀誕

粲於元春伏念臣等迹忝具僚躬逢嘉會願象德於
玉牒安有萬分一形容騰燕賀於瑤函敢效三呼千
拜手
伏以追 盛烈於 先王彝章克備加顯稱於 慈
聖縟儀載行慶溢 宗祊懽均朝野恭惟 明純徽
聖正元大妃殿下柔嘉貞靜淵懿慈和襲詩禮於古
家克配先 哲后至德興仁孝於擧國寔承我 太
母徽規玆當慶運之方回爰見盛禮之誕擧伏念臣
等俱以駑質廁玆鵷班擧笏瑤庭粗效抃鼇之禮奉
箋椒掖益切稱兕之忱

伏以朱絃藹復見之誠揄揚先烈瑤冊擧責報之禮
頌祝　慈齡喜騰六宮慶溢八域恭惟　中宮殿下
位正坤極德配乾元闡陰教於　中闈贊　宗祊休
萬年之業奉至歡於　長樂體　聖孝勤三朝之衷
碩玆追上加上之徽儀寔是旣右亦右之盛典伏念
臣等霑雨露澤依日月光迸函擎箋猥廁賀百僚之
列椒塗播頌尤切祝萬壽之忱

大殿冬至賀箋 代作

伏以臨之若日月照庶績咸熙復其見天地心百祿
鼎至時維建子命其用申恭惟　主上殿下體健乾

乾德新日〻蕩春暉於 慈殿九五福康寧象雷天於法宮千萬戶次第茲値履長之節益膺泰來之休伏念臣跡滯西藩誠懸北闕頌箕聖八條之教才實慙於宣風阻華封三祝之班忱自切於倚斗

王大妃寶齡四旬 五殿陳賀箋文 代作

伏以一元之嘉會載回鬯用五福萬慶之寶齡彌卲光躋四旬喜溢六宮頌騰八域恭惟 主上殿下化隆建極治著敦倫承繼 列祖誕撫五百年洪運起居三殿每祝八千歲遐籌茲當 宮闈稱壽之辰爰有區宇廣慶之擧伏念臣職縻箕甸誠祝華封跡阻

列大夫班行懸心九闕躬率諸長吏蹈舞四首五雲
伏以 慈化丕彰方頌 長樂官千歲寶曆增衍載
届 萬慶殿四旬賀兼元正歡均區宇恭惟 大王
大妃殿下思齊太任有宋女堯八域㤩㦝普添露 王
母之介福三載袞冕克成 聖子之圖功猗歟京室
嗣徽有此海屋添籌伏念 臣 按撫西路瞻依北宸身
憩棠陰宣恩為刺史之事心傾葵日祝聖效封人之
誠
伏以騰三呼於千々 翟闈頌必壽之德添四籌於
六々鳳曆啓無疆之休是日濯龍如雲賀燕恭惟

王大妃殿下彤管播美黃裳居尊賛 憲廟郅隆之
治懿範柔則承 太母壽考之慶愉色怡聲追 寶
齡光躋四旬伊緜儀誕肇元日伏念臣跡滯西臬心
懸 北宸棠舍未宣從阻進賀之列芝函遙擎粗效
請祝之忱
伏以四三元於曆紀寶籙罙光慶四旬於 宮闈緜
儀載舉喜溢椒掖禮擎芝函恭惟 大妃殿下德秉
幽貞時際熙洽儀範夙著克賛先 哲后旣休名位
彌尊復值今 嗣王膺運茲當 萬慶殿躋壽聿見
八域民同歡伏念臣方西周藩寸心魏闕邈矣西土

縱阻嵩呼之班拱于北辰粗效華祝之悃

伏以重坤叶撫五之治命申自天 萬慶頌竒四之齡時丁元日慶流邦國賀騰宮闈恭惟 中宮殿下紘紞紹休珩璜協度六宮讃貞静之德陰教誕敷三殿盡怡愉之歡景祿滋至迨當內裏慶四旬之會舉切中外祝萬年之忱伏念 臣聯忝宣風誠深捧日九門槐棘縱阻序拜之班五雲蓬萊遥伸燕賀之禮

大殿冬至賀箋

伏以四方照臨鴻業值鼎新之運一陽来復鳳曆届履長之期南至之朝北面而賀恭惟 主上殿下知

周萬物洽齊三正如日如月如岡如陵百祿是揔時
雨時暘時寒時燠庶徵維和茲當子雷之辰益膺申
天之命伏念臣跡滯西甸誠懸北宸方西宣風縱阻
呼嵩之列寸心愛日粗效祝華之忱

大王大妃殿冬至賀箋

伏以海籌滿十周之數慶寶齡於長秋宮線添五
紋之工驗玉曆於至日八域雲賀萬户雷開恭惟
大王大妃殿下位東朝尊主南極壽德著彤管猗歟
周太姒徽音慶溢青邱允矣晋王母介福茲當陽生
之節益仰陰騭之休伏念臣聯忝箕藩心懸 華闕

五雲多處幾切倚北斗之忱九天一封庸效獻南山
之頌

大王大妃殿誕辰賀箋

伏以 鸞掖報春 聖孝備千乘之養鳳紀編日慶
肯四萬壽之期頌溢六宮歡均八域恭惟 大王大
妃殿下大東壽母女中聖人祥運膺生商之休受茲
介福 徽音著思齊之德貽厥燕謨肆當 誕辰之
載回益仰周中之休命伏念臣西箕守甸北斗望華
蓬萊近雲瞻 玉陛而癒結葵藿傾日奉瑤函而拜
稽

元子誕降賀箋

伏以會有極歸有極方仰九五福歛時以 聖人生
聖人聿覩億萬年啓運天降丕子日値吉庚恭惟
主上殿下德闡鴻圖仁叶麟趾承 烈祖重熙之業
貽厥燕謨奉太母篤慶之心占維熊夢猗歟 聖嗣
之載降允矣邦命之維新伏念臣三載按西一念拱
北際風雲之慶會縱阻鵠立之班瞻日月之重光遙
伸鼇抃之悃

伏以 宗社奠泰安之業仰 聖母之至功 京室
笙震索之祥喜神孫之篤慶四重之頌萬億惟休恭

惟 大王大妃殿下邁宋宣仁媲周太任膺海屋添
籌之瑞鳳曆羅光佇長樂含飴之歡鴻祚誕啓茲當
元嗣之膺運益仰寶命之垂綏伏念臣方西西藩寸
心北極聯司攸係跡雖阻於班行 邦祿載昌誠敢
緩於蹈舞

伏以海屋添五旬之籌仰柔化之丕闡漢宮騰四重
之頌慶 元嗣之載生 三殿怡歡八域蹈舞恭惟
王大妃殿下仁侔任姒德邁塗娀體 重宸則友之
心其慶克篤推 先君以勗之念爾擬維常追 瞿
闡報震索之祥乃鴻業有益昌之喜伏念臣聯忝藩

臮慶値 宗祊誠拱宸居共吏民而欣抃祥凝甲觀
瞻宮闈而拜稽
伏以 椒掖徹直仰神明之攸扶 蘭殿呈祥喜
元良之誕降 宗社增鞏臣鄰胥欣恭惟 大妃殿
下德著柔和化洽蒸惠積我 先哲后至治陰功丕
彰推令 大聖人懿謨陰養克備肆當邦家祚胤之
慶益仰宮闈歡悅之休伏念臣跡滯冥藩心懸斗極
肯篭按甸身切瞻依之思震邑協祥遙伸抃賀之悃
伏以宸居配極仰坤元之資生 甲觀凝祥覩震索
之協吉載峯 元子以降維庚恭惟 中宮殿下頌

播國雖位匹褕翟 宗祊之丕業寔贊誕啓於萬之
基 京室之徽音克承早膺則百之慶玆當誕元
良之日益仰永祚胤之休伏念臣聯忝旬宣時値熙
洽箕藩按三載之節聲葵忱而頻傾星海騰重潤之
謠奉芝函而遙拜

以開國九壬申追上太祖太宗兩廟尊號

陳賀箋文

伏以元辰進鳳紀之曆慶寶籙於 重宸九壬回龍
興之年颺瑤牒於太廟歲方周始禮肇殷稱恭惟
主上殿下承丕顯謨拊重熙運膺新命而御區宇東

方聖人纘舊服而建正衙中興大業追當肇造邦舊
紀爰見追上號盛儀伏念臣跡滯歸西心懸斗北守
其土任其職拊躬多慚臨是殿慶是年攢手遙拜
伏以頌 慈壽於三元令辰添籌海屋慶邦運於九
回舊壬蘭徽 宗宮 廟號加隆輿情胥抃恭惟
大王大妃殿下長樂隆養京室徽音翊我 文子文
孫丕承五百年洪業邁古女堯女舜誕啓千一運昌
期追寶曆重回於建邦廼 顯號加隆於格 廟伏
念臣四載藩臬一念觚稜涵雨露於慈天誠切華祝
瞻日月於文陛遙伸嵩呼

伏以朝元之令辰越三笠吉慶於邦國肇基之舊甲
周九颺顯冊於 祖宗萬歲維休六宮載頌恭惟
王大妃殿下受晋介福嗣周徽音當 憲廟郅隆之
治寔贊化育承 太母慈覆之德克致愉歡茲當龍
飛之舊元爰見鴻禧之丕闡伏念臣聯忝方伯誠效
封人太壽高牙愧荷旬宣之責琅函綠帖伸抃舞
之忱
伏以陰教著居停静之德頌幽閒於六宮寶曆回建邦
之年闡徽美於 二聖歲德在壬天休用申恭惟
大妃殿下慈覆寰區化溢閨壼緬 先王十四載垂

治助之者深際今日千一會昌期猗歟斯盛肆當周
曆之復兆爰見殷禮之貢復稱伏念臣職忝宣風誠切
趨曙守冀子畫井之域德結龍墀望星辰曳履之班
蹈舞燕賀
伏以 躍闈進百子之圖正值六宮春都是鳳曆四
九重之歲爰觀兩 聖朝加尊顯冊高揚景鑠周始
恭惟 中宮殿下德協坤厚運拊泰交奉 太母寢
膳之安嗣徽京室贊 聖后堂搆之業承祀 宗祊
追歲紀復四於肇基而 廟號責隆於追遠伏念臣
棠陰宣化蔡陽效誠跡阻鵷班望五雲而德結躬進

鴻運瞻九天而拜稽

正朝陳賀箋文

伏以星拱辰所仰一德之照臨斗建寅均值三陽之
交泰三正用夏八域同春恭惟 主上殿下乾健懋
工履端出治九五福歸有極得位得祿得壽得名萬
億年休無疆合明合德合序合吉茲當歲元之載届
益仰邦命之維新伏念 臣 守檀箕舊藩戀蓬萊闕三載
玉節愧亞宋刺史宣恩千里芝函粗效堯封人請祝
伏以閫陰教於時工亮天慈化普被添寶曆於月正
元日景運彌長薄海歡聲叢霄瑞氣恭惟 大王大

妃殿下周室聖姒宋朝女堯五紀母臨措國勢於泰
山磐石千秉孝養享天祿於恒月茂松肆當漢元會
令辰益肩晉王母介福伏念臣聯守箕甸誠切嵩呼
萱暉駐春曷任燕賀之悃葵忱向日遙伸虎拜之儀

教廣州府留守李源命書

王若曰內廷推夾贊之材帝惟在簡東郊重保釐之
責卿其杜欽徒欲得君而治抑亦賢相所薦睠玆溫
王舊域寔我漢都陪京山樓之雉堞周遺地比漢三
輔重鎮 陵寢之象設衛守官依宋兩京分司陰雨
綢繆關防倚金湯之固風雲儲胥營府須籌畫之良

惟卿圭璋令姿軒冕華胄令色令儀是訓式表百僚
而著雅望乃祖乃父篤忠貞繼四世而踐崇秩蔚為
返皇華之長不憚原隰之勞畿甸播甘棠之謠已暢
甸宣之化自初載而歷敭清顯無適不宜在今日而
掄選倚毗非此莫可茲授卿以廣州府留守兼南漢
守禦使卿其祗服寵命懋恢嘉猷列戈甲而盡捍衛
之方宜重留後營體貌美財賦而備艱虞之用須增
奉國軍規模雖昇平二百年餘寧忘緩急之日距京
師五十里許尤貴保障之治於戲鎖鑰斯嚴咸推寇
平仲威望裴常多暇庶見羊叔子風流故茲教示想

宜知悉

敎江華府留守李章源爲三道水軍統禦使兼

鎭撫使書

王若曰丙年之刼會重屆袵金革於一方甲津之關隘增修總水使於三路由此名益重也於是威復振焉惟茲沁府保障之區嗟爲洋夷搶攘之地臺隍枕水陸之會實是上都之咽喉城池失金湯之形遂被外寇之蹂躪 兩聖之御幀已邈遺民攀號於海隅百年之帑籍未收老辛奔竄於山谷幸當屯兵之始撤允宜節制之愈嚴馳月捷於鼎足山前遠絶八尾

之跡修天塹於穴口城下重歎十室之空砲石之烟
塵夫消殄神明有所佑者桑土之陰雨益備淅咸重
委以鎮之惟卿系出銀潢望儲玉塞承名閥而五世
統閫比擬守唐西平將門迺喉院而八座棠班眷毗
則周南仲王命粤自歷試於邊圉疇與爭能通來特
簡於居留予所注意茲以卿加授三道水軍統禦使
兼鎮撫使卿其勉膺重寄益恢壯圖兼統截忠海三
軍營幕僚臨月窟備禦英法美諸寇橋臺橫壓滄波
破堞之荊榛初除壁壘旌旗精彩皆變深山之藜藿
自衛甲胄干櫓忠義以為於戲衆心足以成城須先

安撫之政王室賴而為固必殫捍禦之方兵氣消為日月光無患復屯之相望儲胥長使風雲護尤貴師旅之以整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教副提學閔升鎬書

王若曰聖世以禮樂為治運屬千一河清仙府乃圖書所藏官稱十八瀛選惟長僚尤係清峻非宿儒莫處深嚴標格逈出班行誰是張九齡風度論思以備顧問須用虞世南秘書睠彼沙麓名門得此崔華仙品省中曾含雞舌其才則黼黻皇猷池上今有鳳毛斯人也世掌絲綸遹從染翰之通列特置判苑之右

班牙牌催步於紫磚人方拭目華誥誕宣於青瑣予
實簡心云云

敎公忠監司閔致庠書

王若曰予惟承萬億年基業咨虞牧而出治卿以鎭
六百里封壃明周命而使賦于時則陽春布澤其行
也清風永懷惟卿以文貞古家令孫爲王國吉人君
子始簪筆而登玉署卓乎西淸仙班亞銓衡而長銀
臺蔚然中朝宿誨望解紱松壤民切攀轅之思比藝芹
官士服立館之懷接物以寬厚慈諒休休焉有容遇
事則鍊熟通明恢恢其餘地睠玆湖西全省寔惟海

東雄藩地是三輔之屛翰所賴良二千石區分百濟
之壃理其州凡五十餘緬先賢藏脩之鄉家絃戶誦
介諸道要衝之界陸轉水漕通來弊瘼之漸繁矧又
艱虞之比甚民生皆窮殆若沉痾之未蘇番警繹騷
尤歎淳俗之難靖苟求懷保鎭安之策必待副手良
工今推清嚴近密之臣宜任方面重寄玆授卿云云
卿其勉膺心簡之眷益恢翼勵之圖戢奸豪而錦水
清范孟博之登車攬轡推威德而公山重羊叔子之
緩帶輕裘向日丹葵殫君北望之悃宣風玉節弛我
南顧之憂凡厥稟裁自有典憲於戲作朕股肱耳目

終當左右置諸數乃心腹腎腸所貴上下字也故茲
教示想宜知悉

壽進寶酌銘 代作

石碩樓在彰義門外居民掘井於樓傍得一銅器中有蠡酌鑴詩曰華山道士手中寶獻壽東方国太公云云以此特進于大内駕幸雲峴宮親壽于大院君仍命諸臣撰銘以進

屹彼華岺蓄祥函祉巘崿〻兮下有道人坐致千祺
數綜錯兮星紀周始瑞運重值 聖乃作兮皇武雲
宮尊至養至壽攸酢兮峰巔羸敲閱海三涸可以勻
兮于蓋于當款識是具象古爵兮蘊諸中黃待時而

發理孔昭（炤）兮玉泉之上樓高井渫報印鵲兮歷録鎸銅鏤畫不氄宛如昨兮山翁鶴髮雙手擎進懽舞躍兮載麴春酒躋堂介眉老安樂兮（堂扁曰老安）滔滔行源準守東維測難酌兮於萬斯年歛福錫敷神化博兮追犀抃頌忱菲辭無匡心怍兮

祈雨祭文（五月初十日製進）

有屹三山鎮我家邦歙雲吐霧神化維尨令茲仲夏彌月亢旱秧未勃苗麥已枯稈卞渰於杲憂心如惔予寔否德神何有憾載陳圭璧虔冀冥佑亟降甘霈俾遂耕耨

右三角山

維北有嶽鎮玆神京玄功滲漉元氣淑清朗虞以旱
莫諶神理陰霈朝開甘霔夕閟桔槹原田望切雲霓
答曲涼德悍彼烝黎虔修苾忱牲醴告蠲靈雨庶均
穡事靡懲

右白嶽山

節彼之南鬱蔥佳氣雲霧滃浼草木蕃蔚炎炎朱夏
恒暘違範暫浥焦枯終靳普汛省躬夕惕玉扃星爛
六事桑林八章雲漢通宵燔燎蒼翠轇轕惠我甘霖
三農亟活

右木覓山

湯湯漢流為國襟帶淼然靈長澤施滷沛榴夏亢暘
我稼維囏消滲既涸流瀣俱慳百泉不注神且疇依

齋誠欲禱先獲霈徹洞彼酌潦盖修虔懇均以雩需
民被優渥　　　　　　　　　　右漢江

祈雪報謝祭祝文

太壝剡靈寔主民穡値玆玄冬雪澤維晝同雲始密
虔禱丕應有雰膏苗鞠豐昭諐神功斯溥惠我無彊
賽奠菲儀冀歆禋薦　　　　　　右社稷
於皇　列祖陟降在天申錫休祥迄用康年二麥憂
旱伻以龍公紛糅素霙滲漉玄空膏澤維洽既優既
渥欲報靡極恭薦泂酌　　　　　右　宗廟
維坎有墠明神於赫大冬無雪仰靳靈液德媲穹玄

瑞降臘白浹日漉浮霡霂以益來牟函活民頌普澤
合莫致謝中冀歆格　右　北郊
大王大妃殿寶齡六旬　翼宗大王追上尊號
大王大妃加上尊號時　廟社告由祭文 正朝 兼行
於赫　列祖眷佑陰騭玉牒瑤觴屢慶不一猗我
聖母功大儷日表冕翊冲壽踰六袠詢謀卿士稽合
彝典　廟琬增輝　殿冊加顯孝思永言德美式闡
新正告儀明禋以蕆　右　宗廟
在帝於昭保佑無彊睠玆眇末福履是將光啓　女
堯齡屆耳順惠徽　靈考聲追適駿義大崇報鴻號

景鑠禮備太室賀擧 長樂峩璋鳳戎將奉瑤牒上

日辰吉享儀用攝 右 永寧殿

震德垂裕慶流有衍啓佑沖幼式昭 靈眷壽我

太母誕膺景福寶筭六十嘉頌千億爰稽令典顯號

加徽冊登 考廟函擎 慈闈情文允叶抃賀孔時

値玆正元度告是宜 右 景慕宮

前寧惟休鞏我邦命 王母受介簾帷篤慶太歲適

丁天佑用申 慈壽靈長光躋六旬我禮則有追徽

加隆檢玉泥金自廟徂 宮時屆三元賀騰萬壽朔

禋祇告誠鞠安侑 右 翼宗室

明神佑吉永茲邦籙福我壽我惠澤滲漉慈齡躋
六洋〻尾褫受祿無期　翼考之思金寶焜耀玉冊
鴻朗大德必名追上加上有事須告古禮則然月正
辰良敬執巨籩　右　社稷

故兵曹判書南獻教致祭文
惟靈清獻肖孫宜春名閥器度宏確文學彬蔚早歲
蜚英歷敭華顯　當肄侍講湖試掌選泮宮皐比沛
館襜帷海嶠總送燕軺載馳重擢二秩允協輿論再
佐天官迺長中樞遭際明時既優歷試式至今日老
成是企遽聞長逝予心愴盡伴官侑酌尚庶歆格

故刑曹判書宋應龍致祭文

惟靈詩禮承家簪纓繼世守志深確操躬勵篤行友睦餘事文藝遭逢明時策名科第歷遍府省內館知製侍講隻日纂史課歲遇災陳戒作格 聖睿符分閫海船聘出薊銀臺舊班桑鄉晚計卿月方烱壽星增皆八座者英一初盛際天爵既崇地望攸係云胡嬰痾盡矣長逝伻官遠誄庭歆侑祭

進士贈相頎興宣大院君本生祖諱東源墓所致祭文

猗我先系種德銀潢剪桐令緒訓梓遺芳毓慶未艾乃陛用長於赫玄胄業纘適皇冲渾之姿煥郁其章

早年篤學摳衣升堂家承禮集孝襲義方好古徵獻
樂善邁蒼猜祂罙遠玉版旣藏藝遊膠序望學珪璋
帝眷新命奕葉儲祥載誕 宗英邦家之光周親倍
敦宗譜彌彰器宏福厚旣壽且臧班行超秩恩數出
常再世藩衍華蝦無疆茅土重疏鼎甲相望眣予一
休
人丕運式當渭璽延代廟糦繼商積善餘、曰篤不忘
追贈上相冐云顯揚祇謁 仙寢地近堂坊楊山之
麓松楸森行麻承蔦藟敬存梓桑霜露增感缅懷雲
鄉爰遣宗臣恭薦侑觴情禮適申庶歆苾香
壽君春玹致祭文

惟公懿德宗國之英姿挺俊毅性禀粹貞歲丁柔兆
心係宗祏疾由憂棘裁因時革貞哉文恵毋隨子劉
春帰越峽神陪規構秋江梅月操同迹異迄五紀餘
命祀追嗣芳流石室系烟銀潢驛路西垌松楸連岡
睠焉興懷惟予攸歎俾官侑觴靈庶顧歆

故吏判忠肅公李世華賜祭文

有懿遺直邦國之英禔躬清介秉心固貞遭際 肅
廟影纓臺者 夔彩下移尺疏扶正雷霆斯厲日星
愈炳荒陬霜雪老栢孤挺惟朴與吳死生同名桂輪
重光天衢乃亨位躋冢宰德郃望峻帝維壹恵百世

斯準載值舊匕曠懷起欽伻官致侑靈座頎歆

祭茶村李文　錫會文

維年月日靈川申某謹再拜哭酹于茶村李公靈几
之前曰嗚呼先生一別幾時顒仰六墟浩茫無涯在
天文星產地靈芝大匀坱圠曾無阿私惟善當報爲
惡于罹難諶者命寶是反而六旬一寤喜歎伊疇塵
界膠擾阪遠嶔崎顧瞻周行蔓然蓏蕢霜雪貿貿谷
蘭早萎九年丁憂筋槁鬢絲孝格高穹堂有壽慈橘
林無實荊樹異枝原憲樂仁董隱行宜井渫水幕檀
伐河漪俗累世故所性易移彌堅彌潔弗磷弗緇濱

水溶滴楊山嵺嵳貪泉可爽攏雲自怡數畝田園松
徑蜀雞左縴右史一觴一棋坎廩堙鬱發為文詞意
態幽澹華采陸離油油陶陶謙牧以界鄉稱善人士
歸賢師時四元始聖運方興廷顧有俊野蒐無遺選
注終卑名登天司適去乘化胡遽至斯嗟惟不佞仰
契心期蘿蔦相附暌駈願隨若臺照氷水鐵引磁朱
夏荒茅雲枒結貽忽忻𨓏來於帷神瘦水痼烟瘴痞
鬱澹灘促裝言旋江路尋醫究由先安謂當則夷禎
彼二豎忍能終欺臨殞訣書自力叙辭萱老暉薄鐸
維風靡瓊瑰滿懷毫墨猶滋萬念寥空生者獨悲遺

托增摯奉言匆虧展矣恭人貞性淑姿寬若纏綿内
鍊外澌晦魄再朏諱音緇之雙劒同隧儐路浮洏哀
哀亂孤柴毁靡支孰遺籯金懿訓是垂淸芬未歌循
除蘅蘺淒秋風露我行逶遲空樑寒月娟〻水湄入
門長幃閴無聞知箱帙依舊莫覿容儀情違攀紼逹
遠臨歧感尤悵觸淸淚交頤薄酹漬綿聊奠一卮精
爽不沬庶冀鑒玆嗚呼哀哉尚饗

與李上舍肯淳書

送君者自江上還知君已漱然去矣乃獨放杖入室
收拾巾架硯是君所共也筆是君所共也書亦君所

共讀也豈以窓几筵席莫非君所與坐卧之也而自
君別後惟我而已能不黯然懷曾相從窮苦歡樂優
閑輥擾之與同與夫風花雪月水竹之處君未嘗獨
往我未嘗孤還形影若隨者豈今數十年餘宜料落
落以是那夏日初長閑戶孤居門無剥啄蒼蘚滿階
睡起無聊憑空儻遠而坐忽有長髯入門乃君家蒼
頭因事至舊衙知吾平昔深誼故能於倥偬中歷見
也便欣然一笑先探通来安否就次閑聽江風露良
嶽烟霞移飄觧纜倚檝到觴之樂儘是清福况素梓
舊里親戚朋知比洛下必多所與携節到秋對筵酬

觥而氷壷點犀瀅然相照者凡夛人亦有牙絃郢歌知音而相知者乎能不寂寞否時因風便顧角餘響所寫羅大徃山居誌一截是君閑中即事寫付墻壁時或秉醉寓目可作下酒物也不宣

送李友渭在敬老入燕序

吾友李君敬老倜儻有氣節士也病於壹鬱年四十而早衰嘗攬鏡自嗟曰生在偏隅旣不能泛大河躡嵩華以盡天下之觀又不能逍遙於域中山水少拓塵懷日吟呻衡茅下鬢如是種種白孰謂我男子身耶已而東遊蓬萊閬序而歸病稍痊顏數腴自是益

有志於歷覽也是年元旦國有哀憂選聘燕之使事鉅任重朝廷難其人端揆李公特膺 命為大行人於君為從大兄旬日將登途謂君曰今吾之行須得一士與俱而吾弟善病惜乎其不可強也君欣然曰謂吾有文辭才諝可贊專對則非曰能之至於歷長途隨駈馳憂難相慰於原隰之際固不敢辭況幽薊以北長城易水之上往往有悲歌慷慨之士可與傾蓋而語且其山河宮闕閭市衣冠之盛雖異於周漢舊都猶足以大着眼誠以是願往焉病何足言遂儆裝而出帷巾服牧事文房茶酒之具而已固知君雖

而非過客時必不以廚傳聲妓之屬累諸心、但恨騁眺
處無歌詩以寫懷也所冀於君者此行以還滌蕩煩
鬱病應惺惺仍可放意林泉永躅慢受吾第今 聖
明簡元賢材是求以蘇我民生之瘠而宰相之薦
君也久人士之望君也深竊恐繁憂細務將集于君
之身病益瘁也書甲子孟陬愚弟申某儤宿于瀛館
寄禘書代郊餞因叙其實云爾

竹秋李侍郎會淳四甲壽序

壽酬也天所以酬有德也自古世德之家克享天壽
者牢落相望而粤若大君靖孝公以邦國宗英胚休

毓慶司徒龜村先生作格人元龜于中興之朔是惟
先世長德之卓然者也今宗正卿竹秋令公以龜老
雲孫承先侍郎庭訓居家友睦立朝清直藹然有當
時雅望詩之所云豈弟君子遐不眉壽者於斯見矣
歲辛未中春之既望是公周甲之弧辰公之弟耕石
侍講長胤中書舍人與子若姪若壻擧華觴稱壽延
賓友滿座迭有善頌公笑曰回甲燕喜上古無聞而
是我二親劬勞之日且吾從此入老只當感慕而慰
憫焉何賀之爲少友有申某者歛袂而前擧觶而言
曰哉孝公之終身慕也若夫憫老則有說焉人生百

歲曰上壽八十曰中壽六十曰下壽自六十以上始可謂壽〃然後老〃豈爲恫哉公之生之歲于今三百六十有六甲子天軌循環將周而復始而適當一元休明之運進焉而黼黻明廷退焉而詩禮家聲入室則琴鍾協矣聯床則唐棣韡矣玉樹芝蘭輝映乎階庭而與之燕胥者又皆氷清而玉潤松茂而柏悅凡所稱吉祥善事罔不畢致所以致此者惟公與公之先公之德昭穆于天而天其酬報歟且以公之貞固慎起居嗇嗜欲自遠乎疾疢而身其康彊則遐年之筭有不可勝揲頋安得不賀也公既執觴耕石喜

而禱之徵文于某遂叙所告之辭以寓祈祝云爾

玉堂辭職疏

伏以驟躐清華廉防所愧謬蒙 簡拔義分攸畏况經幄之任遴選爲難豈可以偏寵濫恩輕易授受臣本庸瑣百無一能而不自知量隨衆應擧至於獲竊科名卽是僥倖偶中耳聞喜之日臣父謂臣曰汝以單陋謏寡濫取科第進不足以應世務退不足以承家䂓冥行之誚苟祿之譏固所倘來將何以爲顔汝其戒之懼之勿以驟進爲心儘力於學業毋違聖經學優則仕之旨也臣於是時怵惕忸怩不知措躬之

所而區〻愚計窮以犬馬之齒未及強仕之限從今以往稍能用力於古人緒餘賴天之靈得免面墻而不終為棄材則始當進身於班聯之末少效驅使之責尚未晩矣不意放名緣畢遽承 聖旨謂臣為乃祖之孫特授玉署之啣臣聞 命震駭惶汗浹背感戴未已憂慼居先夫登瀛之名峻極一世苟非名流時望孰可竊吹濫巾雖使臣屢試地步靡以歲月循途而進猶不敢夢想至此況釋褐曾未浹日超登瑤籍昨焉而風雨場屋操觚墨於腐儒之間今焉而山水垣壁珥蟬冕於列仙之班簪花繡袍紫誥銀牌炫

燿一時拊躬郤顧如醉未醒臣是何人叨此 恩命
且以臣愚昧之身冒進館閣横經史而備 顧問則
不過馬牛之襟裾而鸞鳳羞為之侶也其為名器之
污衊 清朝之貽累當如何哉此臣所以寧受逋慢
之誅而不敢蹲仍也倘蒙 聖度寬假曲垂體下之
仁收還格外之恩俾得就閑修業稍服庭訓幸有尺
寸之進益而可圖塵刹之報效則此實愚臣之至榮
大願而亦莫非我 殿下玉汝之盛賜也臣雖至愚
敢不銘心而鏤肝茲敢短章自陳瀝暴衷悃伏乞
聖慈俯賜鑑諒亟許鐫遞以安私分以存公格不勝

幸甚臣無任祈懇屛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玉堂乞郡䟽

伏以臣姿性灦劣學識空踈微才薄能無一稱當倖
科濫聤有百羞愧況釋褐未幾驟登瀛選金華詞掖
固非尋常之地玉韱 經帷不遠咫尺之天榮寵已
極祗懼如存何敢不揣涯分要有沾丐之望第念臣
父年今七十有七矣晚景桑榆退處蓬蒿舊班簪笏
幸有養閑之暇每歲米肉荐荷優老之典此莫非我
聖上洪恩休澤而比年以來屢遭逆理之慽自多盡
傷之祟癃病成痼氣息凛微危迫之症朝夕備至熏

灼之憂晝宵靡間惟當以甘滫之供補益之方調護
保養庶冀年壽之稍延奈此家勢屢寠空生計拙澁瓶
罍俱罄稻粱何嘗繼日而飧菽水不繼對証之劑蔘
朮未試空負舐犢之恩未盡哺烏之歎似此情私吁
亦悲苦今値 聖朝孝理之辰不宜以踈逖之蹤自
阻於 仁覆之天故茲敢不避猥屑悉暴衷懇伏乞
聖慈俯垂矜諒特 命遷部界臣一小縣俾以廩祿
之餘獲遂便養之願則臣父餘日即 殿下之所賜
雖甚愚鈍敢不感戴 恩造思盡報效之誠也臣無
任祈懇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副修撰時徑出時疏

伏以 臣父年滿八袠衰癃成痼兼以溽暑所祟積痰並肆氣息凛微委頓床第 臣之情理实難斯須離側而豹直久闕 臣牌荐降義重趍走黽勉入航者今至屢日矣夙夜一念憧憧不弛之際即接家信則病勢彌劇促 臣歸視 臣自聞此報方寸煎灼按住不得茲敢忙陳短章徑出 禁扃伏乞 聖慈俯垂鑑諒亟遞 臣所帯館職俾便救護仍治 臣擅離之罪以肅朝綱焉云云

玉堂乞養疏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修撰知製 教兼 經筵檢討
官春秋館記事官文臣兼宣傳官臣申獻求誠惶誠
恐頓首〻〻謹百拜上言于 主上殿下伏以周宗
宅恤 亮陰閱序軒郎叶兆 因封有期當此普土
含痛之日実非徹臣言私之時第伏念臣父年今八
十有一癃甚衰極寢興食息居常綿緻調養之方惟
待滫瀡對証之劑専仗刀圭而蕭然環堵瓶罍俱罄
蔘朮未試於滋補菽水不給於常供為子道隳撫躬
慚歎頃占幸科便失所恃未登 夫門之榜已纏風
樹之感由此一念尤切於知年之懼而少伸反哺之

誠以報顧復之恩是臣之畢生至願也方今聖明
履元日 臨法筵先講孝經以明先王之至德要道
是誠萬化由是之會而臣以匪材濫叨横經之列慶
承 顧問必以孝理爲本固知 聖心攸在將使擧
一世爲人子者多盡孝養之道而得其歡心以奉我
慈聖殿下也臣雖愚陋亦是教化中一物則不宜徒
存嚴畏自阻於 仁覆之天故茲敢冒悚陳章悉暴
衷懇伏乞 聖慈俯垂矜諒仰稟 東朝特命選部
畀臣一小縣以其廩庖之儲獲充甘旨之具而使臣
父得保餘年以見 德化之成焉則亦是爲一初盛

際導迎祥和之一端矣臣無任祈懇屛營之至謹昧
死以聞

亞銓辭職疏

伏以節序易遒炎凉互嬗倏忽之間孝文殿秋享
奄過仰惟 嚴廬疚戚罙增撫時之感仍伏念臣姿
性鹵莽器識淺短凡百執事無一稱能而叨逢盛
際滾登宰列前後歷敭罔非踰濫蒲柳之質漸至摧
謝樗櫟之材益就蕭散跧伏窮衖甘分守老夫何
聖明不遺過加拂拭洊春徂夏除旨聯翩臣誠感
戴洪造惶蹙居先伏况小宰為六官之領政人操

八枋之取可否之與開而甄別人材擬注之承擯而
銓衡物議其為任也若是綦重苟使庸愚如臣踈闇
如臣者竊吹濫巾冒據匪據則梁鵜之服衛鶴之軒
不足以喻其不衷而在 朝家慎簡之義尤當何如
哉顧於是職猥承 寵命雖即遞移追惟至今猶尚
怵惕而豈意復蒙 天點使名器再玷濫 恩重冒
也夫匠石之斤不顧支離屈轂之瓠只合棄置而初
不量度遽受虀斷上累則哲之命下負其難之任則
不但為舉世之嗤點一身之亂斁而已臣以是參倚
前却不敢以趍走為計而見今改 牌儼臨承膺無

路自底逋慢之誅不勝罔怩之私茲敢冒悚陳章悉
暴衷懇伏乞 聖慈俯禀 東朝劃賜鐫免以重官
防以安私分焉臣無任瞻天仰 聖祈懇屛營之地云云

吏曹參判辭疏

伏以臣猥以無似之蹤冒叨不稱之任違 嚴召而
罪未勘陳情懇而 命不獲怵畏義分感激 恩私
黽勉承膺今有日矣自知不堪人謂斯何間嘗一番
代斲而公格所在曾未檢察循例備擬自帰顚錯以
若疎闇得免譴何即是倖逭焉耳夫量材授能明政
之所慎竊位苟祿廉防之所耻前既暫試鈆刀無望

於再割終乃久意棧豆不決於一去則臣身疐跲猶
不足恤而其奈 聖簡之益累公器之愈玷何哉加
以年衰病痼氣血凋瘁譬如潢潦之水已竭於朝夕
枯朽之木不榮於雨露而今當金火之交又添溽暑
之祟積痞上衝瀉泄下注當食則暈眩不能啜欲起
則委薾不能振貼身床笫四到不省顧此形證實無
以強自彈束而銓綜之地不似閑漫每有政 命庚
辟屢降既積逋慢之誅罙增尸素之懼玆敢不避煩
瀆申暴情實伏乞 聖慈諒臣至懇俯禀 東朝亟
遞臣所帶吏曹參判之啣俾便公私之地千萬幸甚

臣無任祈懇云云

亞銓辭疏

伏以 寧考之聖節載回於辛不忘 眞殿之侑獻是親愀然如見况當 嚴廬宅憂之日 爰有 仙寢展誠之期舊感新愴大小同情仍伏念臣猥以駑姿屢被 鴻私濫紆榮光則土苴而文綸褻汚名器則主瓚而瀆凉徒承雨露之恩未效涓滴之報撫躬却顧如癡如醒而至於銓綜之職尤豈所稱當哉辭不獲 命冒昧承膺伊来一兩月间居然三四代斷而見識既闇瘡疣隨露私心惶恧猶不暇論擧世嗤點

固所倘來兼以桑榆之境急景已催蒲柳之質早秋先萎彈冠束帶暫若康強伏枕頹床便常委薾而趍走班聯之餘失攝於炎凉之交觸感而痰嗽氣喘挾滞而膈痞腸泄夜則輾轉失睡朝又暈眩不省以若疲轃有此証祟實無以強自驅策且屢試蔑效只速深戾而猶復躋仍不思決去即義分之所不敢也茲陳短章悉暴情實伏乞 聖明俯諒微懇俯禀 東朝亟遞臣所帶職名俾公私而便不勝幸甚臣無任瞻天仰 聖祈懇血祝之至云云

泮長辭疏

伏以臣姿性庸鈍器識淺劣譬如樗櫟之材不中繩墨土苴之質不被文繡而叨逢 盛際猥蒙 恩遣前所歷踐已極踰濫今茲新除尤切慄惶夫成均之長爲任綦重比其職乃典樂之教胄子也考其制乃國學之存游倅也自昔掄選之規極其清峻苟非鴻材雅望不可擬議而前輩雋碩莫不逡巡退讓未敢造次承膺况豈如臣駑下所堪稱當者乎且師儒之地文詞居先而臣本譾寡轉益荒墮雖尋常觚墨之間猶未嘗從事直是空空一沒字碑也今若竊芋濫巾厭然受皐比之席對章甫之倫乃非但有笑于列

者將使一世之人唾罵姍侮曰之人也為是職也雖
欲抗顔自居其可安乎 朝家所以官人慎簡為重
入臣所以進身量入為貴官人而不惟其人進身而
不揆其身上累則哲之德下冒匪授之名則官防由
是隳損公器由是玷污非獨賤私之亂斁而已其將
如之何哉 臣以是參倚前却不敢以趍走為恭而
召牌之下彌增惶懍茲陳短章仰瀆 崇聽伏乞
聖慈諒 臣由中之懇非出歸外之辭仰禀 東朝亟
許鐫免俾便公私之地不勝幸甚云云

進嘉善階辭䟽

伏以坤裳叶元吉之兆星軒著润餙之祥禮成丹梁
慶溢 宮壺中外臣庶蹈舞胥欣以頌萬億年無疆
之休而 臣於是時猥忝喉舌致 命嘗阿祇將物釆
趍步於彩雲香烟之際周遝於歡聲協氣之中榮已
極矣幸莫大焉忽於夢外叨承 恩命進臣嘉善階
臣奉詔震懼直欲循墻而走夫虞車之庸明庶功也
般笥之裳命有德也苟不惟其人即何以堪承矧兹
惟月顯秩參貳上卿班品既峻遴選必慎實非如臣
卑微一分近似且 臣過蒙 恩造前所歷敭罔非冒
濫近者堛攬尤無漸次數朔三遷偏被 龍光百鞭

一步不勝駑力而仍値慶會只以爭靚爲夫非有勞勩可記乃行匪常之 寵欲報匪常之績玆益惶恧莫知措躬之所也臣本畸薄早纏風樹之感雖沾榮祿靡所洎矣今若推 恩貤贈庶遂至願顧何暇蔓辭歸讓而忝此蔑裂太不襯停官防不可屢懷輿論不可重咈故不敢趨承自扎瀆擾之罪伏乞 聖明俯垂淵鑑亟收臣新授資級俾公器無玷私分獲安焉云云

辭特陞資憲階疏

伏以南殿薦酌 聖慕克伸西郊 迎丹顯光彌章臣之忱誠

幸得与大小臣庶奔走欣忭只切同太平之願矣迺者匪分 恩命
親擢資級進臣資憲大夫臣奉誥震越莫省攸措直欲循墻而走
也臣本以斗筲之材未有襪線之補而虛縻 寵祿屢沾清顯
常懷兢惶靡有止屆且又年衰病痼頭髮盡宣筋骸全萎惟宜
斂迹蓬蒿以畢餘生而後以感激 洪造未敢言私於復忝
廁於班聯之末叨承於任使之地至或越赴政堂与聞軍國重謀
苟有微材薄能可以裨益於當此外警繹騷之日豈不思寸心輸
丹一言建白以解我 聖宸宵旰憂勤之念而奈臣鹵質衰差
充耳而自循省只益慚惶有臣如臣當即屛置夫何濫 恩謬
及於是也況八座冢秩与佐貳迥殊非有聲望久儲者疇或

冒授而官除本兵防國將何賴負乘有戎必爲身灾猶瘝無別
廷畀 臣聞臣以是參倚前却不敢畏避承耆屢陳短章伏冀
宸鑑伏乞 聖慈俯軫鞶褫之義亟下鐫改之 命以重公器
以安私分焉云云

辭判義禁特授疏

伏以 寶籙維新 慈壽誕啓於六旬 瑤牒載颺 聖孝崇
光於萬世迺於月正吉日 親臨法殿 千官山呼百祿川至雖跛
躄癃疾之人莫不懽欣蹈舞以頌我東方無疆之休而臣亦以
熙朝老物獲參班行睨瞻盛儀於祥雲瑞日之下燕賀纔畢蹩
躠而退竊願以綿縣歲甲之數仰添海屋萬一之筭以伸獻祝

之誠矣忽於夢想不到之際伏奉 恩旨特授臣判金吾之啣而
超進二階遂躋一品臣於是惝怳震越莫省措躬之所而只覺感
淚之沾臆而已噫臣本孤踦半世窮蟄晚窃榮遷濫到卿班已是
素望之未嘗自期而年來 恩渥淪肥浹髓以枯荄而膏潤之冀
主而拐擾之屢數華膴奄至上宰之列自視譾劣何以得此曾未
歲月又被 殊私寵遂致崇秩過福之烖於屬私分偏踰之地將累
聖簡況此董工之勞懋賞之典而只因廣慶之會覃恩之日受
恩曠絶躐等亢高分 朝家建官於何取防人臣進身於何立廉臣以
是不敢晏然自居冒陳短章仰暴衷情伏乞 聖明俯垂鑑諒
亟賜鐫改俾上無濫授之譏下免冒授之罪焉云云

亞銓辭疏

伏以臣之蠢踈謭劣不惟自知之審抑亦人所見諒而厚被遞歸以朽壞槁株之坊鏝雕鎪前後歷數罔非踰分千萬不自意亞銓除旨又下於待罪春書之日且惶且恐益不省措躬之所也古者官人於朝綜名覈實商功程能見其可授而授之然後聯司修舉官職不興今臣之名實功能無一見可而通來恩授殆不襯僭三銓之忝叨貳卿之濫竊終為一暮倖矣 駑力疲於驟步鴻私過於覬冒恒自懍慄若涉淵氷矧茲見叨之任綦重且要注擬之代斷乎平衡為下通塞之典聞於甄別淸濁而四選極法九流品藻臣既㽦昧可謂素聾瞽 以審音辨色者也畢竟僨誤猶屬臣

身貽累 聖簡諒非細故其何可貪榮戀寵不自揣量厚招苟
充之誚甘自歸於倖進之科也哉臣以是歷日兢惕萬無承膺之望
矣開政有 命牌望詮但雖不得踼蹶祇肅而黨緣仍冒充非義
分所敢出也茲控衷懇仰瀆 崇嚴伏乞 聖慈俯賜鑑諒亟
遞臣新授本職俾官分無褻賤分獲安焉云云

吏判辭疏

伏以古者聖王官人於朝必求輿論之所協材具之所宜皆曰可
而見其可然後始乃置諸其官故官能稱治弘道以貞于太平而
雖至凡百執事猶尚為然況於大冢宰之職之重乎而雖位著
匹人缺而無可補寧不必備不可不惟其人況於蠡蒦掀揭之

彥林立於朝之時乎碩今　聖明在上建中建極一政一事一號一
令粹然無不出於大公至正而四方臣庶方且拭目延頸以共瞻聆
於此又何如日也乃於此日此時天官之重職不詢乎輿論不擇乎材
具特拈出一介賤臣之名遽以中批授之臣實惝恍震越循墻
欲走鑽地欲入而不知措躬之所也除旨一下群聽駭惑天日
若私覆照而露若偏膏潤　聖明所以榮臣寵臣者不暇為臣之
榮寵而徒累　聖明之政是誠何以哉　臣本謭劣兼以孤畸樸樕之
質不任斤斵款段之姿不足翦拂而猥蒙不世之　殊恩朽株槁
枿遇陽春而昭蘇蹇衛疲皂進乎衢而騫騰於焉不幾年間
奄至崇班每自思惟感極而涕雖欲殫竭鄙忱必效塵刹之

報而犬馬之齒已迫崦嵫符到有期圖跡㫖日耿耿微衷惟以趍走爲恭故有 命輒肯不顧廉防者多矣第今新授之御郎周庭六聯之長漢宮三孤之次銓衡輕重激揚輕濁賢愚之進退係焉臧否之甄別判焉世道汚隆一於是由焉則雖使臣聾耳瞶不甚鑑誤㫖差克體恢蕩之 衷是賛平明之治尚恐不逮於人矧臣之𧇊莽癃痼將不勝肩仔徒帰濫冒而上一世嗤點於屬臣身四維掃棄然玷國器臣以是不敢復以竭蹶爲心而敢屛儼臨轉益惶隕冒昧陳章仰瀆 崇嚴伏乞 聖慈洞燭深鑑察臣情之非餙外讓諒臣言之寔由衷懇亟收臣吏曹判書特授之命俾便公私千萬幸甚云云

三銓辭疏

伏以臣於鄉閭踪蟄之中忽伏奉 除旨以臣爲吏曹參議者室家相喜隣里來賀郞壠桑梓亦被恩光而臣心悚恧尤倍於前惟覺有感淚而已傀儡一身爲世嗤點素絲之染良可悲也糞土之墻寧堪圬乎自分平生最居人下淸官顯職視若良限踰罷濫恩尤絶倖望雖 聖恩洪大如慈父之育子而愛之欲貴撫之使安其奈大防之難越衆論之莫遏何哉頃以承宣膺 召翰直依舊寵光遍新反顧蹴踖如增大何幸而恩褫之日旋歸衡巷謂當永謝淸塵沒齒混跡於耕漁樵牧之間豈料謬恩復及於此而今玆新啣尤豈萬一分近似也遴選之峻職司之重與

夫材器之稱不稱於不敢張皇論列猥附恒人選讓之辭而惟
所恐者 清朝官聯由臣而玷累職世廉維由臣而壞裂也聞
命以來晝宵悸懼不可晏然自在故來赴城闉跼蹐徊徨之
際政牌儀臨呼望論但已所容旋不得已趨肅 恩除至於政
注之代斷而歷日 思惟罪切兢惶茲敢冒進短章仰瀆 崇嚴
俯乞 聖慈矜諒而鐫改之俾銓職無忝菲承獲遂焉云云

三銓再辭疏

伏以無狀小臣曲被拂拭之 恩雖令比擬於人亂㪚已甚驚遑係不鮮
抗顏於世甘受唾罵而已俯躬自顧此何人斯忝叨見職今焉三閱
月而年矣亦換矣殆既冒授亟授又把可久而久乎物議所在沸

不喚點銓綜之地叅座代斷俱極踰濫至於亨官分差臣所專管
而罪著不職惟承同備而上有 恩如天措身無地矧臣羸弱之質素
嬰貞疾雖閑常自在時尤失調攝百疾交加苦歇無常而班聯趨
走之際旅寓棲遑之中外受寒感內添熱痞頻急暈倒以岩見
狀實無以強自彈束而晏然偃處一直虛縻尤非分之所敢
出故不得已冒悚陳章暮瀆 崇嚴伏乞 聖慈諒臣至懇特
許遞免俾得擔還鄉廬安意將息乃不茅公器之不久玷抑亦
私分之有所埔焉云云

雷異應 旨疏

伏以天時愆和灾診流行即聖帝明王之所不免時君世主之

所當警也故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至於日蝕星孛山崩
川竭之變種種不一史不勝記而其爲彼因某事此爲某應者多出
於俗儒之傅會術家之詭辯其理旣渺其說穿鑿雖不足引而
爲證但由德盛而灾轉爲祥治卑而祥轉爲灾鑑柯旣明軌轍可
尋寧不戒懼也方今一元之初萬化伊始綱紀修擧吾黎蹈舞
庶幾景星卿雲和風甘雨之瑞無不畢至而柰之何青臺雷異
之報反在於此時也推以節序冬候未届天地閉蟄之氣不盡升
降陰陽推移之際忽致震傳而第以我 聖上敬天之至言頃於
揆歟之時猶以轟爆之異惕然省躬炯然求箴況乎純陽之月又
値朔虛之日有此驚震之若至豈可以適然置諸尋常而已乎

驚諫

臣始聞有殷〻之響發於窅冥之間蹶起警悚繼以憂惶竊寓旅貴之規擬陳狂瞽之説搆草未竟先承聖旨警責之辭延訪之教十行諄複壹是懇惻臣於是雙擎莊誦激于中情不覺喜心之先發於嗚呼仁天之警告我殿下甚必有意殿下之仰答于仁天亦當有道乃郅隆之化熙皡之治從此易洽而災不爲災謂祥也亦宜冒不休哉但自古遇災之日必曰恐懼曰修省而災息則懼災去乃忽以文而不以實故天不應而災不弭夫應天之實弭災之方豈在乎奮發志氣淬勵精力以體聖學益篤施諸萬事而萬事咸當董諸百官而百度正焉今我殿下日御講幄朝晝召接時敏之工日新之德非敢曰不至而第未盡清燕之

暇淵蠖之中所嘗深玩而潛究者何如泛覽而溫習者何如人主之
一心一念天必有災祥隨應抑或操飭之不能致實有時悠泛乎
責躬求助之義徒歸虛文而止可不念之哉竊見近日法紀方振而
淆僞未靖 敦召屢降而遺賢尚多嚴贓賄之律而墨吏不知戢
値豊稔之歲而蒼生不能濟縣邑之苞苴猶行科官之紛競不息因
此推之豈非實心之未孚而上載之丁寧告戒至于再三安知無所本而
然歟古語曰有實愛我無實是我皇天所以眷祐我家 邦殆莫
申之而不已者其亦 聖心有極至治將興之故也耶伏願 殿下益
勉深省實事求是以興學業以修政謨則乖沴不期消而自消 祥
和不期臻而自臻萬億年無疆之休實基于今日矣以臣寡昧雖

無昌言之是聽而烱烱愚衷不容泯默仰體 詢蕘之意敢效獻箴
之悃惟 聖明澄省焉

雷異應 旨箚

伏以月紀就𧓇序竆蟄欲有非震霆鼓物之時而殷殷之響微發
於晴景裏始雖驚疑竊謂既剝之陽尚歛聲陰二氣相盪適然有聲
而已玄冥之令今焉肇啓青臺之報又何荐至也以我 殿下敬天之
至德過自按抑避法殿而減膳撤樂涎敷十行之綸恢受百僚
之箴憂愛之餘拜手莊誦實不勝欽仰之至嗚呼天人一理
至甚明畏象由事事屢曾不外差未審 聖明之世抑有何事之
收失而澄源正本之地天使猶未純馭立政造法之間天工猶

未亮欽誠身謹獨之際天命猶未勅欽臣等愚昧雖不敢指謂
於玄遠之理第今風俗之未淳綱紀之未振貪墨之不盡戢者
修之不能祛皆足以致天之譴而已唯在 殿下一轉移間耳人主
一心與天無間發而通達捷於桴鼓誠試穆然而深省凡於燕閒
之暇蝟蠖之中先以正心爲本而終始典學懋昭大德以之振勵
百工俾遵屋制之規尊寧一世克崇勤儉之政以國綱不期振而
自振民俗不期淳而自淳盛化郅隆太平可致昌不休哉易曰震
來虩虩之恐致福也今因仁天之戒若上下交須克盡恐懼修省
之道以反灾爲祥休福自臻矣伏願 殿下勿以人廢言留
神而澄省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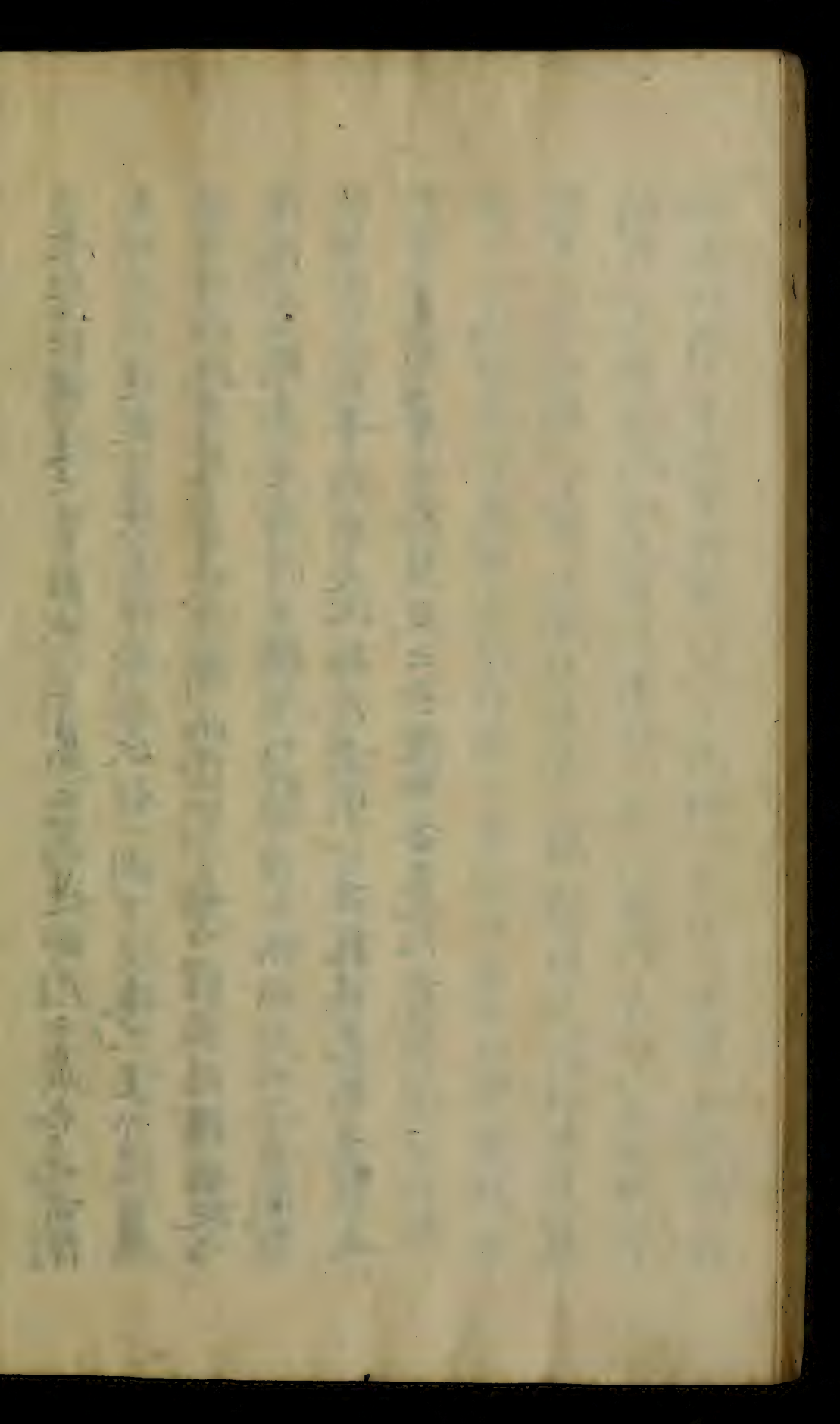
上願學祠院長右揆任公啓

竊伏惟古昔盛世明良相際崇德而尚賢揚顯而闡幽以賁彰儒術弘賛 聖化故先賢遺直咸得以表章世教由明師道由存尊而當時所景仰後世所模範也 生 等謹稽故翊衛畏菴李先生諱栻以天挺醇儒卓然為一代宗師踐履之篤寔造詣之微妙有非淺見薄識所可窺測而至行懿德根乎天性敬慈母而承乳跪晩慕宣尼而揭象禮拜此先生姿質之幼悟也後通大學一章便以明德新民為己任而耻習功令專心理學造次云為自然合道此先生志業之熟夙就也先生家貧躬樵以養偏親而甘音無缺侍疾九朔晝行蘭延夜坐懸磬醫藥之方扶護之勞

焦心竭力人無得替其勞既丁憂殯殆靡粥葬殆塩蔬盛暑衰
絰汗漬腐爛隆冬苦凷肥凍皸坼柴毀嬰疾終身貞固此事
親之孝也先生安於京癈不求聞達而薦剡除教迭舉屢降
則時乃感激圖報不以官界而少懈 兩朝書筵至誠啓沃非堯
舜之道不敢陳於前而體元之要愼獨之旨理欲存遏之訓誠敬
同異之辨與夫尊王黜霸之破朋作佛等語仰揆宸心裨益弘
多每 廟社大享三日齋沐 國忌不行京寢外雖病困時未嘗
或廢此事君之敬也先生外莅郡縣克廉克謹至和至簡興
學校明孝悌恤孤寡伸冤獄以致百里太古之風有字惠心及
于鄰民爭來願耕于野此爲政之仁也先生守道以誠克己以禮

辨邪正而分薰蕕明義理而析毫釐一刀兩段無所回互闢異教
如淫聲美色之或易浸染持道心如深淵薄氷之惟恐失墜從之以
水月之明藏之以堂室之奧而寓言會意日有劄記裒成卷袠
其他經傳疑義之解本心太極之圖敬敎思問之録講名順志之
論存明之箴理氣之說自警之銘莫不由而於躬行心得而妙契疾
書以牖後蒙此用工之篤也若其奉先之儀參乎古經御家之法
垂諸遺刻善俗之規明於講會以至冠昏喪祭之禮兵刑士農
之制日月星辰之象數之幽遠山川風物土民物之殊同纖悉無遺體
用備具本末無誤先生之於學可謂博洽而觀夫秉化之時詠仁
之句以生平道體之眞正又可得以見矣嗚呼溯乎前修之攸

程專門學業各有師受以入于閫域而先生亦不資私淑得於
經傳之文優餘涵泳直貫道源此乃聖門所謂良知而天之所命
者耶然而得位次且或進或退違焉而黼黻明廷未行其道窮
焉而單瓢陋巷不盡所蘊將作監之薦除江寧之知縣崇政之
說書只使之屑屑焉亦何足以稱于徒也粤在 英廟癸亥因相
臣啓達而追念甘盤之舊調用其胤嗣 正廟丁巳依溝齋遺扁而
營建錄學之祠安奉其肖像 先朝尊尚之念不敢謂不至後學
瞻依之誠宜若少伸而貤贈不加於官秩 恩額未揭於院宇
伊來百年未遑而薦紳章甫之茹恨也久矣今我 閤下遭遇
昌辰位尊鼎席 聖明之所倚毗朝野之所想望而且居院儒

之長實任衛道之責哉誠 邦家之熙運師門之慶會也茲陳
先生行迹道德之實恭俟裁聽伏願 閣下進徹九重以請褒
崇之典而庶幾天日之明照燭幽隱先 命以贈官賜謚繼施以
建院宣額庸答群情之顒望以稗一治之休明不但無關於
邦典實亦有章於斯文而樹風教於四方揚休光於千秋矣
顧不美歟生等不勝懇祝之至謹共齎狀以稟

遊白蓮菴詩序

西城之西直抵西巖有邨曰浄土邨之北曰白蓮菴地甚幽敞有投閑雲林石閣前枕大江可以棲息而眺覽焉余嘗講書借榻於禪龕時有僧幻空者能文識善藻鑑以浮屠說喩古今詩格曰魏晉以上以觀音現世得其上乘三唐詩以五百羅漢頭頭是佛而眞諦無證宋人詩以老闍黎肩著錦袈跏趺念偈而露却龐脛至如近體公不過是衆頭陀敲磬呪佛只堪与村翁孺婦冷聲聽而已余竒其言之葩肆謂是參寥遠公之倫而可與言詩矣邇來鄰社中日夕有佳趣一觴一咏以代絲竹之娛而念城市繁冗無可遣懷更遂振衣西行重到山毗盖同志四五青衣皂服二三与俱茶

蹏酒榼筆架硯匣亦各一二具時正秋菁菊撥出椒松添澗濤木落而
亭皐濶月小而峯巒高爽徊吟哦逸興陶陶真西優曇悅然復遭
而幻師幽蹤移樹菩提若耶雲門道阻且隮情焉一寓於維摩室
右朝起淨廐而還詩凡若干首嗟吾諸君子逍遥物外悟心靈匠
雅音激瀏亮綺語入迷盧泠然若秋空鷹篇爛若如明月蚌珠
儻使慧眼對証䂓古論今亦必有品藻之美而惜乎其未也下山翌
日訪小溪于白门幽居小溪復呼酒命侶以叙徐懷援筆援余俾
記其事余遂不辭蕪拙題于帖末旹癸亥重陽後九日壬戌也

步天圖訣序

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

以吾之愚雖畀近之事尚未之詳況高遠乎而一身一日之動作不自知故況於天乎況於千歲乎猶嘗聞之一天之大只在方寸間今畫方寸紙以謂之天收吾方寸心静坐觀之抑亦吾不愚也自夫星官之始厥有器象軒朝蓋圖頊制渾儀舜在璣衡妙合靈運三代以降因廢無徵天文之占鱗雜米鹽及漢洛下閎始復朔制近于近古代有所作其最精密者張衡之靈憲淳風之黃道儀令瓚之木游一行之銅渾也紙球乃在皆有而平面之上圓體雖周北但不能於妙運而已然其摺而疊之僅而弃之翩然而展瞭然而睨頗異反覆隨手四旋乃比諸器架之需托尤有便易豈若膠瑟云爾想余童年眼慧每天清無月之夕見滿空星宿聯絡相次疎而

大者以絨絲貫珠繫而細者以風爐熔火分而錯落者以青綫
徧花歷歷可玩今雖欲較詳恨已眊矣而當夕歡已畢排徊中
庭矯首四望求其名狀分形是為遺闕之方故求諸雲觀所藏簡
儀之法得新舊步天歌舊是隋丹元子所作經緯躔度星數之
多寡有無顯有相殊蓋由章蔀餘分歲次差浸積高界徑見斡流
不齊久而應質也新是儀象攷成續編所載清宗室敬徵所測
年既不遠最有的驗亦有家藏圖訣即我王考典族祖旅菴先
生所共栽定也二極躔次深得棊詳餘圖點畫廓有舛差但此
三本俱無全象雖於周測河漢只言界度不載圖式故先依新法
分摹仍復合圖分三元二十八宿天漢及黃赤二道縱橫度數

十二宫名二十四候均载一幅而歌訣系焉南極之常隱不見者初無可驗近出於新測故附諸分幅之末再得晦九齋藏本七曜表儀及黄道南北總圖摹置左右方並重摹家藏黄道圖九大小分合之數爲五十餘周天度内名數宫次以儀象志與諸本參互疏註氣與色雖最難稽自古測度之家未始不辨故氣從西本色依舊法而總圖分又隨方位而別之於是圖靈之真體略具亦足謂器象之次至若躔還盈縮灾祥休咎之理吾未能求其故也峕上元甲子粤

三年攝提春靈川申某叙

叢石亭帷在通川重修記

通州之叢石即窮寓内絶等希夷之觀也殆自穹隤始判扶

輿磅礴輪囷之氣結為精核瑰奇殊品種種棊置而神菊化嫗偏
施機巧於大瀛之隈集天下之瓌華琇宲而磋之琢之斷之磬之立
者臥者側者參差者硉矹者或編如笙或抽如筍或疊如屏以
供達人韻士宕懷之資而客商逍遥於萬二千峰之下者必遵海
而東以觀止於此蓋謂從茲以往雖大有佳變皆蔑陳國風於
韶箾之列而無可與比觀者余於戊辰維夏承命察俗於東壖
舟于是而得其瓌觀高以絕倒不嫌人之笑我狂也及其捨舟而
亭見風極雨衝東摧西揩慄慄然不暇為眺覽之美且雖有壺
觴絲竹之具無所施焉念名區殊可惜而改觀願不易行役靡
遑難于道諶始嗟嗟而已郡侯李君先余為言而朱墨餘閑風流

蘊籍宜其為仙亭主人余遂忻其有車遺與之捐薄廩傾行橐次

徵鄉耆之埜而收其錢屬侯以經營之侯既命工復抵書勸為之文

余雖不才竊喜舊觀之將新亦冀留名於壁间以免日後生客故

畧敘其槩云爾

圓通菴記

五臺之東曰滿月下有蘭若曰明珠〻〻之西菴曰圓通峰秀而

麗谿窈而深儘是上人澄心之所蓮坡鶴雲世襲釋教於斯蒐

然為衆禪之宗而傳其衣鉢者聳岳師普衛也恰與余遇於月

精山房時正秋暮庭空月白塔影參差携手徘徊於竹韵松籟

之間師因仰指氷輪誦其老祖師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无雲

萬里天之句曰如是我聞月天即心之本地水雲即物來照應
這箇大圓光秖要通明絶禁有此児上點撥此另道所居之菴
所以為名而日〻惺〻惟是正偈之常念也余曰韙哉言乎雖然
祖師一偈得其虛明本體而空〻色〻竟歸寂滅曷若聖门治
心譬如月落萬川變〻皆圓者乎此所以照管萬物川無處不
光明豈獨為虛影子耶師曰噫儒道乎兼該體用佛家乎有
體而無用故以此相殊而自有天地便常有此月我千佛一心亦与
此月常存普照無窮得其圓通乎一也幸勿以光之光明作我
之寂滅焉而且菴燉而繕茸之所扁今也乎無盡為我記諸余
笑而應圖書其問答而歸之

神溪寺重修記

余於關東按廉之行歷遊蓬萊至神溪登其樓見其扁曰萬歲笑謂老比丘曰物之成毁物之理也不可有常故栢梁銅雀未始不窮然爲大而秖今爲黄塵而已顧此礧磊一寺樓豈能至萬歲耶夫何言之夸也比丘曰不然以俗理言之是固爲夸而我阿耨多羅十方世中佛靈常在前三光而羅照亘萬劫而光明須彌之灰不足以窮其変恒河之沙不足以計其年此一匾金剛即亦現在之佛身而既有此山使尝有此寺既有此寺使尝有此樓然亦萬歲之名特其小數耳余故哂之曰佛之靈真如是也何不能庇其所居梵宮法宇床床其漏岌岌將摧而莫之葺乎將不支一兩月尚言萬歲之久耶比丘乃和南曰有是焉故

我無量諸世尊從來嘗願得有明公今日之行乞無大功德俾將圮
者復見其輪奐焉然適間所對因此名樓之義只敢為滑稽言耳
今吾衆生俱蒙 聖君涵育之澤而有一分報答故每朝暮一炷香
就佛燈前頂禮說奉祝萬歲壽遙望為樓西望拱揖而退此所
以名言也余感其微誠知不為夸詡而已遂謀於檀越僧克日普文
得其捨施之力復區畫而益其貲先葺兩宮字樓亦補葺鏄漏蓋
僅足為百年計然苟能繼而修之隨毁復成乃人之性好者將笑枯
梁銅雀之塵而以摩尼寶珠每寄十海屋歲滿一樓矣茶向我
聖居八彩眉間始放出壽毫亦謹記日月以俟之歲戊辰某月
日某記

我笑堂記

太華一支龍飛鳳舞于蓉湖之眉望之欝〻蔥〻者即我 大院君閤
下預占壽藏也謙齋鄭公之遂初舊址在其趾拓而堂之扁曰我笑〻〻
之義大哉夫樂天知命超視萬古獨寤於衆夢之中非大人君子孰
能焉昔之臨瀛陵惺魚山者何其慺然喟然而不能自廣也多見
其可笑爾今我 閤下以命世之姿天挺英邁淵〻乎其襟汪〻乎其
度圖維新命于舊邦持太紫而垣衛列掃海祲而邪沴熄日月
爲之燭照風雷爲之鼓發陰雨爲之綢繆于以範圍一世陶甄萬品
而保合大和歸福于 上特談笑間耳遂與卿士賓從落成于斯堂
于斯時也邦國乂安瑞慶日臻而斯可以莞爾矣賢能在朝庶事維

康乎斯可以道然矣歲豊民滋謳謠四興乎斯可以覼加矣然乎 閤下之笑即与千万人同其樂而以千萬人之笑歸一於我也且 閤下於鄭公彌甥也鄭公之讜議風節猶可想像於江漢之間而顧今日大以公正之政無黨無偏以之辨義理明淑慝即亦一治之會乎天固有待以其地界之疏僻作今昔亦有所犂然者耳若夫歸寄悄寥之理堤堤乎無繫於偉量而從茲千百歲永享天和燕笑於是堂矣敢以此祝焉

繫纜亭重建記

余之叨守是邦三歲于茲未有一事修舉唯幸局小務閑不勞剸理嘗肩輿至縣內一里許見牧頃蓮陂灩瀲渟泓中有九嶼叢列望

之可愛詩循武而行登所謂繫纜亭遺址蓋邑之地勢函然而虛向
南決駛有巨艦漂流之形故亭以象艤舟所以鎮之西岸一石盤陀在
畷間因亭以名意亦維此舟也亭古中圯既繕而復頹人士之嗟惜者歷
累十年余遂周詢而經營之葦葺壞疏卅蒲次乃命匠瓦磚取諸廢
廢材石輸自近麓終閱月工告訖舊制亭為其象舟也中廣而兩頭狹
故桯栱失於鑿枘風雨漂搖而不能久完今焉方袤六笏四隅均平
不藻而緻不赫亦盱登斯亭將將神嶽峯岑良維崱嵬而下挹者團靈
也青黛綵雲迴挹南斗簸蕊而可悅者玉女也平眺野墅桑麻數系
屋閭
碩瞻邑鄰玉女樨比男簦女笸傴僂往來於朝烟暮靄間嚬伸
忻笑之情可以察眉曲簷迴欄倒映於金塘玉漵而藕花秋香陣陣

褒昊矣于斯時也朱墨多暇得与邑人野老酌飲於此歌詠 聖
澤而不為無助於政化之端而向之虛廢者突兀而入眄荒設者既拓
而呈顏可以覽勝因此有補於風水之形而不害為修舉之一事豈
余之功實亦儒鄉將吏之力也至若隨毀隨葺毋廢前觀竊有望
於繼我之君子云爾

成都新誌序

成都古所稱仙吏洞府歷溯往牒以琴鶴西來者皆奕世儁望風流文
采照曜名區如以鸞驂虬駟降玉京而遊昆臺竟其判花遺蹟昭朗於
几案之間使踵後塵者步步覓源而不之眩焉余始叨守是邦欲觀圖
籍及傳會要領求諸掌故而舊誌新例散漫糾棼雜以揅裒蓋

在松讓以前若蠶叢魚鳧之開國茫然書契無可考自東明建都迄于麗季沿代事實僅有一二梗槩都護設府始於 昭代而正賦經用匡須之式隨時因革貲畜之盈朒稍食之增損俱無恒準至於樓觀院宇之成毁城池臺隍之興廢與夫土宜民俗亦世變風移不可泥古而論今猗我 聖明御極百志維熙典章文獻燦然具備內而六官羣有司悉遵新定條例允爲萬年法規因自廟堂分飭外省各以誌例謄進於是焉郡國科條之疎密洪纖靡不蒐羅將陳于天府而照燭無遺敢不慎審哉不得已不粗謏寡旁搜博採刪其冗而撮其要蓋僅足以備考編既成報呈于政府仍留副本以爲仙吏軒載籍云爾 歲辛未冬府伯靈川申某敘

林忠愍慶業遺蹟碑陰記

按宋文正時烈所著傳曰林將軍慶業字英伯居忠州之達川少以弓馬為業亦好讀書嘗慨然曰吾禀天地之氣不為物而為人而為男子惜乎生此偏邦將局束以送一生也丁卯虜寇朝廷與媾將軍奮曰與我精砲四萬將往殲彼虜洗劒鴨水而歸耳蓋其氣節之掀揭推可想像而當 崇禎末著績于西陲者多本道之帥臣遂辟為中軍營將自願先驅赴敵為劒山防禦使築清北諸山城自定州牧移拜寧邊又監築白馬城而虜置儲胥嘗辦椵島賊詐降而勿殺假縫人服其明與水軍都督朱文郁等夾擊孔耿二賊于牛家庄敗之皇帝嘉之宣授總兵誥甲戌由嘉善階来尹義州兼障虜年

備知清人情偽告于　廟堂曰虜雖和好終必開釁旁化萬餘兵無以防
禦廟堂以為恂又曰虜之南牧不出數年將死守空城乎抑移保巖
阻乎廟堂曰嶺阻武因力請得白金千兩錦緞百匹于　體府設常平兩
庫而貿遷居貨招撫流民一皆官給貲產卹孤寡助婚娶盡近閭
風緣屬而至又設十二屯勸課耕農於是府庫充牣閭里豐裕事
聞增秩頒之因事劾罷新府尹李浚馳啓言曰慶業之逐去民如
失慈母以臣庸才無以繼之丙子乃以將軍復拜爲尹又請二萬
兵而廟堂終不許設烽燧于鳳凰松鶻增修白馬城池而蓄財以備
之是冬虜兵果至遂率府民入山城迭休守堞虜兵過境而不顧
乃以牛酒生魚使人致問曰何故以許多兵馬猝入鄰國而不問於

邊臣于清主曰當与 國王定約邊臣無所豫也遂長驅犯京觸
使廟堂從將軍言調兵備虞豈至是乎丁丑追勅清將要截于鴨
水盡殲其卒丁憂月餘起復還任時清人以我 世子入瀋又執斥
和臣洪翼漢以去將殺之將軍豐其供奉出送執手曰大丈夫所死得
其所難矣公名將與山斗爭高談笑送別絶無嗟嘆語是年又
劾罷謫于鐵山清人將攻金州衛徵兵於我復用將軍爲助防將
馳入瀋中終得頭贖歸而復尹于灣盖 國家有事則雖遭竄
被謫必起而用之也未幾陞拜爲本道兵使至庚辰遼清人又
將西犯聞將軍名必使爲將以送之黽勉而行多以計誑虜遇天
兵于蓋州海中使善泅二人佯墮水抵天將船傳本國忠悃及

清人持鳥砲用土丸而天兵發矢亦故不及故兩軍相戰一無所傷
仍托船毀從陸路還清人追覺其欺又嘗得香山僧申歇住來潛
通于 天朝事並發露脅我 朝執送將軍〻〻聞即就道中途
嘆曰天生男子必有所用今乃無端就死於虜庭予仍遂逃脫
朝廷迫於詰責大索不能得居數年浮海入中國甲申至登州
皇朝將以為將以圖遼瀋三月 闖賊陷北京毅皇帝身殉社稷
清人入據而天下爲其區域將軍遂被執抗意不屈繫之於獄
丙戌解送本國瀋人擁路呼曰我公至〻則猶漢衣服頭不剃
矣既還以沈賊器遠曾所援引置對于庭賊臣自點當國殺
之國人哀之 肅廟戊寅復官賜祭丙戌 贈贊成謚忠愍 正廟

戊申 宣額於州及山城祠曰顯忠祀忠臣書字辛未因院享之並
撤祠毀而碑成於翌年噫碑者悲也悲夫天地之生此偉人不究其
用(而)枉於死也魯仲連不過倜儻之士一言作秦而秦不敢帝當
丙丁之難外有將軍內有三學士清陰桐溪諸先生不免南城之恥天乎
命耶嗟乎將軍以東土一陪臣挺身於韎韋跗注欲隻手擎天道時浪之謀不
遂空為冷山之囚不過秦檜之武穆之死豈為中原父老之恨也世雖以亡命詆之然視
將軍豈區區畏死之人耶是固得當以報之計命雖仇謀心實天質宜其赫赫
之名不朽於千古況是府即將軍之莅之地也遺愛之入人者深七義之士又出
於麾下而今其內外諸裔安落有鄕士之秀追惟遺蹟感慨不能忘故俎豆之廢
感愴于心用表貞珉樹之永世云爾

三政策

壬戌春夏間三南之民以三政之弊處處蝟聚逐長吏殺人放燒毀廬舍國中騷擾朝廷連送按覈宣撫等使及御史懲治安戢仍以三政矯捄之方收議于文蔭二品以上以親臨仁政殿策問于三品以下諸臣余時以新及第對策

臣對於戲程明道有言曰為人上者常有憂勤之心然後民安而國治然則今日朝家之以三政憂勤者其殆我國之福歟嗚呼宴安逸豫治世之鴆毒也戰兢臨履醫國之藥石也夫猶年少之人血氣康強心神流暢未嘗有憂戒色忽遇風寒外觸感嗽成痾朝廷良醫而診之則以為表症不足憂也内有三彭之蠱漸入膏肓若不急治後將難醫始乃瞿然而懼

齗聲色忍嗜欲節飲食廣搜神方也戟以攻之查橘
以調之蔘朮以補之病亦良已向使風寒不侵良醫
不診則無守其潜銷暗削至於無何矣抑亦有幸也
歟噫今夫三政譬則膏肓也南服之騷擾不過風寒
之侵而墨倖猾胥之剝割于民者其心三彭之蠱耶
詢咨良謨而矯捄之者亦如廣搜神方之意耶嗚呼
惟我 聖朝升平日久朝野恬嬉笙鏞黼黻時有賁
飾之盛樓臺歌舞世無憂危之戒天地暢悅草木榮
茂都人士女自相舞蹈以於驩虞之樂而豐侈之際
蘖芽易生官吏縱肆毒痛于外於是群情怨懟荷杖

而起殆若聚蚊之成雷而 下請於動不安其業貽我
重宸宵旰之憂噫其可慨也雖然此不足深憂惟先
治三政之膏肓而貿猾之爲蠹者自袪則畏所謂風
寒之觸感特是暫時之祟其當悅豫且康膏澤敷腴
矣意必有在朝之彦共進壽民之丹而調劑之以秋
國家無疆之福也豈不休哉 臣於通日忝隨簪筆之
列伏覩我 殿下以傷惻怛之念溢於辭旨臣已不
勝欽仰攢頌之至而 親臨法殿咸聚臣工特以三
政矯捄之方 發策垂問是誠千載一有之會也臣
雖愚昧無一得之慮亦何敢自阻於聽畀之天以負

詢蕘之　聖意也臣伏讀　聖策自有國之大政至
畧舉其槩而詢之臣雙擎百拜一讀三歎臣竊惟田
軍糴三者最關於民國之政而三政以名也盖田
服農桑有祖稅之供軍編行伍有身布之徵春散而
給民謂之糴秋歛而納官謂之糴軍國之需取是而
為贍饑荒之災待是而有賑則其為王者之政顧不
重歟是以经邦理國之要必先此三者均田而薄其
賦省役而輕其徭賙窮而施其惠里無白徵之寃倉
餘紅腐之陳惟當舊典之式遵宜無新弊之可言雖
然法未嘗不在而家蠹生焉治未嘗不具而弊瘼滋

焉賦役之浇濫而将何以検核儲胥之蕩竭而将何
以補苴也在易之象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用
不節則財易絀〻〻〻則害于民故自古明王無不
以節省為致治之要道則臣以是淂有以仰對矣爰
遵　聖策拜手而條列之嗚呼唐虞殷周之規度儘
美尚矣勿論秦漢唐宋之矩矱随殊班然可考第今
時憂濫目須用副急之策　臣請毋甚高論只從切近
而言之噫猗我　聖朝開國以来垂今五百年制度
規畫既甚備極典章文獻靡不昭著今可以指陳於
九陛之下乎嗚呼二十載改量之限六九等土年之

分 世廟盛際之詳定備矣 光陵潛邸之提擧勤
矣噫自經壬丙以後中外案籍蕩然無餘東西步尺
漢矣鹿貿粤我 宣仁顯肅四聖之朝爰改畿甸原
海三南之案而海西之田猶恨十邑之未盡關東之
簿亦嘆九郡之莫徵關北一域雖有餘賸關西全道
並無舊案殆過百年未遑以致八路同然而田等之
制年分之法亦隨而無別焉 臣未嘗不慨然於是矣
嗚呼三營設而仍廢五衛之制收布始而遂弛上番
之規憶義興鎭撫之遺制揔府備矣京鄕貴賤之咸
隷分番均矣而倣制浙兵則訓局之所以設也 扈

駕公山則御營之所以置也始選精抄之軍終刱禁
衛之號徵布之議倡於梁淵給用之策停蕃(番)之舉成
於南城罷兵之日則時從便宜從有因革之所由致
出苟艱那無得失之可卞乎嗚呼國有糴糶之法時
自羅濟之初省耕補助尚有先王之遺風發倉賑貸
可追西京之美政而始有耗穀之名仍作經用之費
噫故國川王之刱於句麗由來久矣勝國義倉之因
於昭代法亦美矣鰥獨之窮只有賙恤之爲患雀鼠
之耗不宜用度之取資而丙難蕩儲之餘北使疊支
之際或取三分之一或請五分之四平倉會錄固出

不得已之政全耗盡用竟致無奈何之弊矣然而
世廟時有大郎減耗之命 宣廟時有相臣存耗之
啓則未知當時取耗何用而其於古例未敢質對愚
臣死罪噫博搜典故引喻古今以逞觚墨之技不過
迂儒俗士誇能較藝之習無補於實策故 聖問至此
此亦何敢妄援他辭乎 臣伏讀 聖策自以予所識
丞汪然流涕者乎 臣莊誦再三丹衷自激嗚呼國初
三政之設本出於裕國安民之要而田有均齊之法
節軍有捍衛之方糶有斂散之擇廉吏而卹民隱受正
供而適邦用故所以上下交適外內相資國有殷富

之實民無容竄之患矣夫何挽近以來衆瘼叢生八
域均弊徑界紊則豪勢𢬵於兼并尺籍虛則狡黠習
於逃竄羅法壞則奸猾逞於舞弄宮納郵債情費耗
編之增添而稅騰倍蓰之価校院墓村契防班譜之
托冒而軍多荐疊之徵官贓吏逋挪移加下之繁殖
而穀餘虛濫之傳陳腟廢壠何督於納粳而納秸蕢
口白骨何與於編伍而編隊空殼虛耗何多於徵族
而徵里稅甲移乙雜下矜記之冒錄無子有丁摠是
岳只之虛號而殘户三四口之豪積逋幾十斛之羅
殆同無麵之飥無札刮龜之毛弊之劇也吁亦慽矣

今宜從頭釐革隨手變張而苟欲改量材資何從而得也苟欲查丁簽傳何得而詳也苟欲竊還經費何取而貸也且今之議者曰打量之法非但茫昧步尺之際易致葛藤反有撓民之處查括疤丁雖甚便當班閥之冒名游閑之憑勢者皆將有免脫之計抓假之習而悖盭之舉又恐接踵而起充羅則實無可望而雖或牽補一入吏胥之手則不出數年又復如前細究其論理固然矣 臣以是左右思惟莫知其矯捄之策也雖然 臣既以節省二字徵費於前敢不畢其說以塵 乙覽乎夫財出乎民而以供於上之能節

省則民力以紓上不費省乎民業以竭漢帝唐宗之
天下富庶秦皇隋主之海內消耗蓋莫不由是而賑
御飲食之需俸祿恩賞之資月給雖少歲計常多況
加於是者乎此不費而省之乎縱欲輕其徭薄其稅
蕩其逋與民休息誠恐無其實術矣惟我 殿下昭儉
躬德非有宮室燕樂弋獵之費而內而禁掖外而營
府近而官房遠而祠院與夫聯司之冗多胥役之寔
繁傳籍之不明斗斛之不均邊禁之蕩弛俗尚之奢
侈贓汚之無懲豪強之不戢猶多可言之端 臣實眷
慮極知猥越而惕然衷赤不能自泯敢具十件事仍

與三政之便宜別成條列陳于左方狂瞽之說豈望
聖人之擇焉耶臣伏讀 聖策自子大夫至親覽焉
臣拜手稽首曰都臣之愚悃罄悉無蘊而篇將尾矣
復有贅焉顧今矯弊之策雖甚切摯志不誠不始勤
而終怠察不明不遠遺而通蔽無以奏實效而八域
蒼生之矯足引領以想望焉者抑將何以應之歟唯
誠意而後能格物明德而後能新民故大學之書所
著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大法必本于誠明而亦我
祖宗朝傳授之心法也革祛弊源與民更始滿庶業
於億萬年無疆之休寔在是矣伏願殿下體念焉臣謹對

華山眼福

白坡湯稿

壹冊